



流年碎影

原来,有些滋味早被时光酿成了透明的线,一头系着故土的芦苇荡,一头牵着游子的心。

白米粽子

□顾亚平

晨跑回家,看到餐桌上有一只剥好的粽子,是白米粽。

顿时,我知道,端午节到了。

我的乡友年复一年代替我那过世的母亲寄来的粽子也到了。

我的家乡东台,属里下河地区,水网密布,芦柳葱郁。每年立夏以后,河畔芦苇从枯到青,由青变绿,随风摇曳,苇秆上的芦叶也在见天疯长。至小满,宽扁的叶儿在女人们的折扯中,预告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要到了。

在这些折扯芦叶的女人中,就有我的母亲。端午节前三天,天未亮透,母亲已蹲在天井里,在大木桶里洗择已经浸泡了多日的芦叶。她选叶总挑宽大厚实的,叶片边缘泛着油亮的光,仿佛能掐出汁水来。一旁的缸里泡着米,涨得圆滚滚的,像一粒粒白珍珠。待把叶选定,母亲会吆喝一声:“包啦。”

母亲包粽子时总低着头,三片叶子交错叠成漏斗状,填米、压实、收口、咬线,动作快得像一阵风。我和妹妹弟弟也在手忙脚乱地包,不是叶子掉了,就是米漏了,母亲看着我们,笑眯眯地说:“再来一次,别把米掉地上。”

那时家贫,我家粽子里只有白米。邻家也有包红豆粽、白果粽的,巷子里、灶膛里飘出的甜香勾得人心里发痒。但我却独爱母亲包的白米粽。待煮粽的柴火噼啪作响,铁锅里的热气顶着锅盖跳舞,粽香混着芦苇的清气漫过窗棂,出锅了,母亲用冷水“激”过粽子,剥开叶子,给我们兄妹三人倒些许白砂糖,咬一口,清甜在齿间迸开,清脆如咬碎秋霜,那是儿时日子里最奢侈的开心时刻。

母亲去世后,端午节的粽香成了遥远的旧梦。不过,我几十年来喜欢吃白米粽的习惯,都被我的亲友们珍藏。每年端午节,我都会收到来自家乡和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朋友寄来和送来的白米粽。拆开时,芦苇叶的清香扑面而来,美了我的味蕾,醉了我的心灵。

今天,吃着心爱的白米粽子,听着窗外江南的梅雨,我又想起老家灶台上跳动的火光,河岸边层层叠叠的芦苇,母亲给我们剥粽子时的慈祥模样。原来,有些滋味早被时光酿成了透明的线,一头系着故土的芦苇荡,一头牵着游子的心。



生活小景

花儿们一定都会盛开在属于自己的季节,释放出独有的魅力,时刻点缀着我们寻常生活,让我们每天可以迎着花,日子充满美好和希望。

花儿的兄弟姐妹

□顾仁洋

在朋友圈晒了两组花的照片,引起了好友璐的兴趣和点评。两组图片都是假日期间拍摄的。一组是春末夏初路边正在开放的花花草草,另一组九宫格则全是怒放的蔷薇。

第一组图里有刺儿菜、红叶石楠、海桐,还有鸢尾、黄菖蒲等。此刻,新建的新洋港大道绿化带内正迎来黄菖蒲一年一度的盛花期,花开声势惊人。一朵朵明黄的花儿如蝴蝶般,在一片片澄绿如剑的蒲叶上振翅欲飞,在组图中格外吸引人眼球。璐问,黄的是鸢尾吧?我说,矮的、彩色的是鸢尾,高的、黄色的是黄菖蒲。隔天,下雨,想起璐的点评,求教“度娘”,原来她的猜测其实也是不错的呢:黄菖蒲本来就是鸢尾科鸢尾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啊。它们是一家呢。脑中冒出儿子小时候把几种鱼儿放在一起说过的一句话。是的,鸢尾和黄菖蒲本身就是鸢尾科的兄弟或姐妹吧?璐说,鸢尾花之所以被称为鸢尾,是因为其叶片形状狭长扁平,交错平展,类似鸢鸟尾巴的形态。等她说马兰花的形状也类似鸢尾的时候,百度果然也是鸢尾科鸢尾属大家族的。让我立即想起了童谣,“马兰花开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傻傻地问:“鸢尾科的花儿还有哪些呢?”

立夏前后,是蔷薇花儿的天下。小区旁边社区卫生院内,到处都是千姿百态、千娇百媚、千朵万朵的蔷薇花儿。院墙上、藤架上、回廊上、栏杆上、护城河边……处处花影重叠,香气袭人;有洁白的、粉红的、红艳的……无不小巧玲珑,摇曳生姿;有七姊妹、粉团蔷薇、百叶蔷薇……令人眼花缭乱,浑然痴迷;有单朵的、有团簇的、有叠加的……皆是层层叠叠,缭绕缠绕,爬满藤蔓。真是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啊,这里俨然可以成为蔷薇的打卡地。当然,月季花、玫瑰花在这里也是必不可少的,毕竟它们和蔷薇花在蔷薇科算得上是最亲密的闺蜜了。苹果也是蔷薇科的。那年五月初说起月季、玫瑰、蔷薇三姐妹,儿子捧着书云淡风轻地说,却让我用他的口气惊诧地问:“它们也是一家子?”和璐聊起,璐说,怪不得苹果的花很像蔷薇呢。

那是十年前,还在广电部门上班。有一次,陪同师傅们到一个小区施工。忽然,我看到小区一座花池内枝条上交织的黄色小花有些奇怪,咦,都快夏天了,这株迎春花怎么才开花呢?单位一位养花的桂师傅被我逗笑了,“主任,这不是迎春花,这是迎夏花!”那是我四十多岁第一次邂逅迎夏花。写《邂逅迎夏花》的时候,才有点明白,迎夏花,也叫探春。它和迎春花竟然一母同胞同根同源,是对花木双胞胎,怪不得我看走眼了呢。不过,迎春花和迎夏花生性各异:迎春花属于落叶灌木,迎夏花是半绿灌木。迎春花未叶先花,而迎夏花,则花叶同发。谁说花木双胞胎就禀性相同呢?一个迎接春天,一个却迎来夏天,不过,它们到底都是季节的使者哦。

金银花、铁线莲、黄木香,还有风车茉莉、锦绣杜鹃、绣球花、滨菊……在初夏时节,不知道还有多少花儿正踩着季节的风儿尽情开放,大多时候更弄不明白,那些或漂亮秀气,或气势浩荡,或存韵留香,或风姿绰约的花儿们,究竟谁和谁是一家,谁又和谁是兄弟姐妹,或者是沾亲带故的七大姑八大姨?不过,我知道:花儿们一定都会盛开在属于自己的季节,释放出独有的魅力,时刻点缀着我们寻常生活,让我们每天可以迎着花,日子充满美好和希望。

世外桃源

不必追问岁月深浅,只需将身心交付给这片田园,捧一本心仪的书,看麦浪轻摇,听星辰低语,在简单的饮食与真挚的谈笑里,品味书香,寻得心灵的清闲归宿。

田野书香

□仇育富

早就听说一山将前半生的积蓄全部用来投资了知青小街,经他一手策划、操作,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打造出来,并收集了许多当年的老照片、老物件,一座知青气息甚浓的知青小街、深藏在海丰农场元华分场的原址上。

我早就听说过知青小街,但从没去过。群里有人邀请,我便应邀前往。我与一山接触不多,文友相聚时见过几次,为人厚道,言语不多,正直,酒量大。

我们顺着一条大路七拐八拐,找到小路的进口,两边的树将路变成了一条狭窄的通道。再往里走一小段,便来到了一排房屋前,眼前便是知青小街,我整个人立刻就愣在那儿了,这一幕不就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嘛。

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水上生活,家里的小船来各乡镇装货,对乡镇的房屋、村舍至今有着一种清贫的记忆,杂乱中的朴实,原始中的烟火。如今,岁月的风将城市和乡村都吹了一遍,几十年后的今天,这些建筑如魔法似的焕新颜,当年单调的色彩都早已定格在心底,难寻痕迹,今天来到这里,把我带回了童年。

一山的知青小街淹没在乡村的绿色中,闻到的是清新的空气,夹杂着青草味,看到的是空旷无余的田野,听到的是鸟儿、鸡鸭和狗叫之声。一条小河全被铜钱草覆盖,从留下的一小块空间中可见河水很清,时不时有鱼儿溅起一个个水花。

一山付出了财富,也收获了田原的清幽,既放松了身心,看淡了许多世事,又写出了好多关于知青的文章。

一山说,以前铜钱草是知青纪念馆里几个小姑娘长在盆子里的,金贵得不得了,后来不知道怎么到了这条小河里,长势好,把整条小河全部盖上了,站在岸边只见绿色不见水。

我们几个人商定,抽空来一山这里整理一下。同生大哥说,干脆各人带铺盖来,住上几天,体验一回乡村的宁静,交流读书体会,静下心来,什么都不想,拒绝一切外来干扰,在属于几个文友的世界里,休整身体,充实精神。

这里的一张张旧照片把人带回了知青岁月。当年他们融入这片潮湿的土壤,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如今他们天各一方,但时不时还有人回“家”看看。

一山是个有情怀的人。他每天来小街转上一两次,他喜爱这田野的风,喜爱在他的书屋、创作室、书画室看书、写作、练字,坐在朝南的小河边,享受着田野吹来的风,随手摘点树上成熟的果实,闻着空气中传来的花草香气和湿咸泥土的味道,欣赏着这里的树木和小河流水。

当夕阳将知青小街染成金色,微风掠过,捎来泥土的醇厚气息,时光已在此倒流。不必追问岁月深浅,只需将身心交付给这片田园,捧一本心仪的

书,看麦浪轻摇,听星辰低语,在简单的饮食与真挚的谈笑里,品味书香,寻得心灵的清闲归宿。

